

「连环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」

钱贵荪先生回忆连环画创作



血战一江山



渔岛之子



捕象记



带响的弓箭



张赛的故事



雷锋的少年时代



红嫂



萧楚女



鉴湖女侠

钱贵荪先生部分连环画作品。

美院附中1954级的“速写大王”

“美院附中1954级”，如今已为众多美术史研究者所注目。原因无它，1954级、1955级、1956级这三届美院附中毕业生中，涌现了吴山明、刘国辉、钱贵荪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画家。

1954年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（今中国美术学院附中）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招生。上海考区数千名报考学子中仅录取了21名，钱贵荪即是幸运儿之一。

进附中后，钱贵荪是全班公认的“速写大王”。因为他的绘画功底要比同学们好。进附中之前，钱贵荪已于1952年画出了连环画处女作《电话》。

钱贵荪祖上三代都是书画家，因而他从小就得到了艺术熏陶。后来，其父更直接从事上海连环画创作的领导工作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少年钱贵荪的学艺之路比较顺畅。

但再好的外部条件，没有自身的努力，终究也是镜花水月。

钱贵荪深知这个道理，对待绘画不敢丝毫马虎。《电话》反映新中国成立后钢铁事业蓬勃发展的内容。为此，钱贵荪来到钢铁厂深入生活，收集素材，他将厂区环境、生产车间、劳动情形等，一一留在了自己的速写本上。起稿时，钱贵荪画了大量速写，却感觉笔下人物乏力，特别是衣纹画得很别扭。于是，他就上门向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先生请教。贺先生让他先画人体结构，再练习因形体的骨骼肌肉运动而产生的衣纹。经过一番苦功，终于过了“衣纹关”，比较成功地创作出了连环画处女作。

进了美院附中，可以请教的名师更多了，学校陈列馆也不断举办高规格画展，钱贵荪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老师们的技法与思想，并

大胆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。

1956年，钱贵荪为昆曲《十五贯》画的速写刊载于《浙江日报》，引起了附中全体同学的轰动。同年，他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被评为优秀生。让这些优秀生惊喜的是，学校竟然请来了周昌谷老师和大学部的高材生刘文西，一一为优秀生画头像并贴在光荣榜上。“当年，周昌谷老师已经名气很大了啊，刘文西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，他们来画像，真是万分荣幸啊。”60多年后回忆往事，钱贵荪仍然心潮澎湃。

附中期间，钱贵荪利用节假日，创作了四本连环画《黑骏马》（1954年）、《哈森与加米拉》（1955年）、《走上爹爹的岗位》（1956年）、《枣红马》（1958年）。这个成绩，不要说附中同学无人能及，就算与美院的本科生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
群众的评价最重要

容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图画，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，时时考验着钱贵荪他们。

好在厂领导也学美术出身，鼓励幻灯片编绘组人员深入生活。由此，钱贵荪有很多机会到工厂、农村和海岛进行采访、写生。真人真事的画稿，一般在当地画好草稿后，就请当地领导审稿，回厂之后完成正稿，再制作成幻灯片。这样出来的作品，往往真实感人，艺术效果较佳。由此，钱贵荪的不少幻灯片作品，还在《工农兵画报》刊发。“每部幻灯片出来，我们就收集群众的反馈意见，以便下次可以改进。金杯银杯，不如百姓的口碑，我们就是那样要求自己的。”

当然，钱贵荪也没有丢下连环画创作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出版社绘制了《雷锋的少年时代》《龙珠岛历险

记》《渔岛之子》《英雄列车》《湘江侦察》《红嫂》等一系列连环画，其中尤以《渔岛之子》最为著名。

“几年前我到义乌参加一个活动，有一位连友见到我，第一句话就说‘《渔岛之子》是我当年的最爱啊，这部作品画得太好了。’”

这个时期，钱贵荪在连环画风格上进行了各种探索。比如《捕象记》和《带响的弓箭》，他一改自己擅长的单线白描，而采用了黑白阴影，使得画面更具立体感和真实性。1972年创作的连环画《捕象记》还入选了全国美展。

如果说美院附中读书之时，是钱贵荪连环画创作的“萌芽期”；那么在幻灯厂的20年，就是钱贵荪连环画创作的“成长期”；他的连环画创作“高峰期”，也离此不远了。

编辑创作两相融

这之后直到1996年退休，钱贵荪迎来了连环画创作“高峰期”。近20年间，他创作了30多部长篇连环画，短篇到处开花，而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好几套连环画图书，都获得了全国性大奖。

回忆往事，钱贵荪称在出版社最难忘的并不是自己的创作，而是由他担任责编而“催生”出来的佳作。

《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》为浙版连环画赢得了全国名誉，1987年被评为全国畅销书。

《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》浓缩了世界文学史上声誉最高的60位作家的77部作品，这样规模的连环画丛书的策划和编辑，是连环画史上的一个创举。

钱贵荪负责了亚非部分的编辑工作。钱贵荪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他先根据文稿的内容要求和作者的绘画风格进行配对，排出名单，一一落实，对重点书稿与绘画作者反复商讨，对绘画风格和质量提出具体要求。个别作者因故不能完稿，就及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。

1990年，钱贵荪与同事们一起，又投入了重点书稿《孙子兵法连环画》丛书的编辑工作。为保证书稿质量，在文稿编写过程中，他就向重点连环画作者预约，还利用出差的机会，到一些作者家中陈述书稿的重要性以及相关创作要求。虽然准备工作很细致，不过画稿加工和统一调

整的工作量仍很大，一些细节比如各个朝代旗帜上的字体等，他都十分认真地负责修改，力争使作品尽善尽美。钱贵荪还负责了全书的作战地图、年表、扉页、尾花等设计和组稿任务。该丛书初版就印了20万套，结果一销而空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由于编辑工作的出色表现，1986年，钱贵荪获得了国家文化部和美术家协会颁发的“第三届连环画工作荣誉奖”；1991年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又授予其“优秀编辑”称号。

钱贵荪在出版社工作期间，有两本自己创作的连环画不得不提，那就是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二等奖的《鉴湖女侠》和获浙江省连环画创作一等奖的《血战一江山》。

为画好《鉴湖女侠》，钱贵荪曾到绍兴的秋瑾故居、秋瑾遇害的风雨亭画了大量速写，对画稿内容及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，从而圆满完成了出版社交付的创作任务。

“自己创作，当然能为个人增光。组稿编辑，为他人作嫁衣，却可以帮助更多的画家成长。不管是创作还是编辑，都是为国家的连环画事业作贡献，我觉得都很光荣。”

退休之后，钱贵荪主攻水墨画创作。不过，作为一位连坛老前辈，他常应邀参加一些连环画创作经验的讲学和交流活动，与各地的连环画收藏者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“结缘连环画，我感到无比欣慰，连环画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永远感谢它对我的滋养。”

收藏故事

“二层头”里有故事

曾听有经验的裱画师说，有的画家用墨浓黑，裱画时，可以再揭一层下来，这样一来，一张画就变成了两张画。这张揭下来的画，就叫“二层头”。

几年前，“西泠五老”都还健在时，一次搞笔会，聊天时笔者就向他们讨教“二层头”问题。没料五老之一、篆刻家郁重今就有滋味地讲起了“二层头”的故事。

郁老说，不是所有的宣纸、所有画家的画，都可以揭一层下来的。不过，潘天寿大师的画，往往可以再揭下一层来。这是因为潘老作画喜用“夹宣”，且着墨很重。当年，杭州有位姓陈的裱画师，技术高超，经常给潘老裱画。潘老对陈某很关照，经常会送些小画给他。

有好几次，小陈就从潘老送去裱的画背后又揭了一层下来。当然，这张“二层头”不可能与原画完全一样，不少地方还需要“修饰”一番。画裱好后，小陈就将“二层头”也展示给潘老看，潘老也不怪罪，反而经常会顺手拿起画笔，将画面模糊之处，又加上几笔。有时见“二层头”的题字不清楚，他就重新描写一遍。这张经过潘老亲手“加工”的画，自然就送给了小陈。小陈酒瘾很大花费不少，转眼间，这张“二层头”就会被某位藏家买走。

郁重今就曾经拥有过一张潘老的“二层头”《春深蝶蝶飞》。当年郁重今将作品给潘老看时，潘老还加上了个新题款“重今同志存览”。

另一次，永康籍画家、作家鲁光，也向笔者讲了一个吴冠中与裱画师的故事。

吴冠中的作品，大多交给一位下岗工人小张来裱。有一回，吴先生送去一幅刚画好的彩墨画，彩墨未干，他就希望小张裱起来。托裱后，原作粘在墙上，而托裱下面衬垫的宣纸上，留下了斑斑驳驳的色块和墨块。吴先生眼睛一亮，说：“这张比原作还精彩，你先把它托裱起来，下次我给你题字。”过了两天，吴先生果然来题了字，先题了个画名《窗之眼》，又写下一句话：“托裱留痕，痕留情。世东先生存念。”“世东”，就是小张的大名。 闲看

耳环里的深情

耳环又称耳坠，是女子的饰物之一，古时被称为珥珥。

如今，哪个女子没有一两件心爱的首饰？朋友小麦钟情于复古的耳环，其中一对是从民间收集来的。

记得2000年，就读大三的小麦戴着这对淘来的龙凤耳环回家，她父亲发怒，要求恢复原样。于是，哭泣，拔出，出血，止血，任其愈合。

她说，她一个大学生，被寄予厚望，期待能跨越阶层，现实物质条件的超越。所以，应当自律，抵御外来的诱惑，在学校专心学习，不能沾染社会习气，不能沉迷于打扮，不能打耳洞，不能谈恋爱——仿佛这些是会吞噬心智的恶魔，沾染了，就会沉沦下去，一点点地丧失自己的理念和韧劲，最终成为庸碌和麻木的奴隶。

所以，对她来说，耳洞是不合时宜的，做这件事是愚蠢且堕落的。从那以后，小麦就没有戴过耳环。

2018年，小麦到家中做客，她走进厨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打开，里面躺着的正是她大学时期淘来的那对耳环。她说，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打耳洞，念着我们多年的姐妹情，将它转赠给我。只见盒子里的龙凤耳环，水波样式的花纹，清淡、古朴，静静地流淌着一股纯真与朴实，如她待我的心一般。我心头暖暖的，甜甜的。毕竟是朋友相赠，便一直将它收在首饰盒中。

2020年，端午节过后，妈妈的生日临近了。一直在想送什么礼物给她好。那天回家，无意间看见妈妈的耳洞里居然塞着茶叶棒。我瞬间想起朋友送我的耳环，立即萌发了送妈妈一对金耳环的念头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当天，我陪着妈妈一道选了一对耳钉。花朵的造型，层层叠放，瓣瓣精致。

正如刘和刚在《父亲》这首歌里唱的那般：若人间的甘甜有十分，我的父母只尝了三分；若生活的苦涩有三分，我的父母却吃了十分。回想着父母所共同经历的风雨磨难，总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。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让我享受到了浓浓的父爱与母爱，更给了我一颗阳光又细腻的心去感受人间的一切。父母的恩情，我一生都难以报答！虽然只是一对耳环，却渗透着割舍不了的牵挂和深深满满的爱！ 卢丽珍 文/摄



朋友相赠的龙凤耳环。

良木 文/摄

85岁高龄的钱贵荪先生，是著名连环画家，从少年时代画了第一本连环画起，此后60年间，他先后完成了中长篇连环画共60余部，堪称是一位多产而质高的连环画家。晚年，老先生以水墨画创作为主，为人谦和的他，称“水墨画创作自己仍在探索之中”。不过，聊起连环画，他仿佛回到了从前，娓娓动听地述说起来。



黑骏马